

啟夏之夏

陳民鎮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博士後

陰差陽錯，我現在又回到了啟夏苑。

此地是唐長安城啟夏門的所在。半個月前，這個以“啟夏”命名的高校賓館迎來了五十多位來自海峽兩岸的年輕學人。

我目前所入住的房間，恰好還留存著之前的學習資料。重新見到它們，既親切，又好似發掘出若干世紀前的遺物。

衝著超豪華的講者陣容與誘人的考察路線而報名，後來又差點因俗務放棄。慶幸的是，我最終還是來了，不然是要錯過這段不平凡的行程，也會錯過許多不平凡的老師和同學。

寶雞青銅器博物院、周公廟……這些地方我之前去過，很熟悉。周人興起、秦漢相繼、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……這些問題我一直在關注，也很熟悉。葛兆光老師講苗族，榮新江老師講西域文明，既有我所景仰、也曾多次聆聽報告的老師，也有我所關心的話題。

給我帶來最多啟迪的莫過於不熟悉的事項。王明珂老師講在文本中“做田野”，拓寬了我們對文本與田野的認知；王德威老師勾勒出“西北文學”的版圖，此前一些不經意的線索卻如珠璣串在一起，熠熠生輝；王欣老師發掘出大家習焉不察的宗教交流跡象，絲綢之路上文化多元交融的圖景逐漸顯現；從孫思邈到女子生育，李貞德老師呈現了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密切的距離；田曉菲老師有著獨特的人格魅力，通過她的文本細讀，志怪故事中的“物”無比生動起來，背後的思想史背景耐人尋味；我也第一次真切體會到“進廟找碑”的學術取徑的特點，大家的認真態度仍歷歷在目。

研習營的主題是“關中·外緣”，報名之後乃至研習營開始之初，我都未能真正把握主辦方的初衷。後來發現該主題正契合我最近的學習與思考，這種契合賦予我全程的積極動力。在陝西歷史博物館和固原博物館，一些過去在圖錄中很熟悉的文物真真切切地呈現在面前，這種感動難以言表。在漢陽陵，看到大大的繭形壺陳列其中，這正是漢從秦繼承下來的器物，而它的遠源，則有可能在域外。由於之前

我有朋友在境外發掘到相關器物，因此此前一度關注“真子飛霜”這一典型的唐代銅鏡形制，而在陝西歷史博物館恰好見到原物，也便有了更多的直觀感受。從西安到固原，這正是從關中到外緣的路線。固原的秦長城，呈現了物理意義上的邊界，但真正的邊界又是否存在？在姚河塬遺址，這個極新的考古遺址，給我極大的衝擊，也留下了更多的疑惑。一個西周的大型聚落，墓葬又普遍體現出商人的葬俗，殷周之間、戎夏之間的交融遠較我們想象的來得深入與複雜。

由此我不得不對主辦方的細心籌劃肅然起敬。通過研習營，我也第一次與這麼多的台灣朋友接觸和交流。我們之間如此相似，不存在語言與文化上的隔閡；又的確存在許多不同之處，需要更多的交流去瞭解彼此。

很多年後，我們仍會記起在啟夏苑度過的夏日，以及從關中延伸開來的“中國”圖景。